

环境人文的物质性构想 ——以《物质生态批评》为中心

卜灵晓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211189)

摘要:“物转向”或“物质性”是生态批评第四次浪潮的核心概念之一,为当下环境人文学科构建、反思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伦理关系、运用生态理论阐释文本提供全新的视角。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与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合著的《物质生态批评》一书深入解读了物转向背景下物质施动、叙事、意义生成的能动性,丰富了环境人文学科的“块茎共生”的理论内涵。本文以《物质生态批评》为蓝本,从概念视野、文学表征方式、政治向度、生态诗学出发,探究环境人文未来的物质性构想与批评体系构建。

关键词:物质生态批评;物质性;环境人文;生态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自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提出“生态批评”一词以来,生态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以解读爱默生、梭罗等人生态作品为核心的第一次浪潮注重自然环境的书写,赞美自然环境具有的内在价值与疗愈作用,探寻环境与科学的关系;第二次浪潮则打破环境等于自然的似然性话语体系,敦促研究者由荒野等外在的纯生态转入人与自然交互共生的现代城市景观,用文化修正性研究的“羊皮纸重写本”构想环境正义^[1];第三次浪潮的范畴超越地方性与民族性,从发个体差异和生态视角的双重视野审视文化、社会、精神生态等反映出的人类经验。2012年后,生态批评进入以“物转向”为基础的第四次浪潮,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应运而生,引发研究者热议。“物质性”“施动性”“叙事性”“物质活力”“物质意义”等关键词交织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反思环境建设、生态写作和文学批评(特别是经典文本刷新式阅读)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理论视角。本文以《物质生态批评》为基础,耙梳该理论发展轨迹与运用潜能。

一、生态批评“物质转向”的概念视野

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和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思想作为一体两翼,分别从物质-精神、主客体分裂的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他异性挖掘物质生态批评的哲学根基。生态后现代主义从物质具有的施为、意义生成和叙事能力出发,挑战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开启“复魅自然”的新愿景;新物质主义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种族、性别和物种歧视加剧地方生态系统资本化现象^[2],对自然界敬畏的缺乏致使人类与自然界日益脱离,继而逐渐丧失共生的文化和智慧。

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反对将世界“去物化”为基本语言和社会构建的“后思潮”,从语言塑造现实的“语言学转向”跳脱出来,走向强调存在具体性、身体物质维度和主客非二元对立关系的物质生态批评,将具有能动性、相互联结的具体物质作为生态批评的阐发点,并纳入文学考量的范畴。物质生态批评立足于能动性(agency)不基于人类意图而基于物质

性的基本特征，其意义产生机制由各类物质散漫交织形成，通过由意义、属性和过程组成的“物质网络”参与生态系统的运作改变外界环境，不仅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产生普遍影响，同时对万物“联结性”（inter-connectivity）和“交互行为”（intra-action）具有决定性作用。

物质生态批评从原子到复合个体通过交换、创造和传递意义连接物质创造性和叙事能动性之间的谱系关系，建立新唯物的本体论和伦理学；探究自然隐喻、生物符号学、物质能动性与文学文本中话语的分离，以文化生态视角审视了文化与自然创造力的辩证关系；有力地证明了人类与非人类个体在物理世界、文学文化表征等方面密切的同源和亲缘关系。物质挣脱人类认知范畴的机械和自动化的桎梏^[3]，也走出静止和被动的维度；人脑中具有自我构建、自我陈述能力的物质本身就是叙述的场所和主体，由物叙事形成的物文本充满了“故事性物质”（storied matter），使文学表征成为一种“生成过程”（generative becoming）^[4]，在相互作用中见证生态系统、文化环境和人类认知的嬗变，推动生态逻辑转向文化生态学、生物符号学和后人文主义。

二、物叙事背景下的文学表征方式

基于非人类自然的物质叙事再现人与非人相互作用的生活图景，考察意义、故事、符号和话语嵌入叙事的物质形式，从而解构了现代主义对主体的定义。作为中介的微观与宏观物质具有与人类相同的主体实在性，这些故事性物质能够以独立和联结的方式进行意义生成，进行动态的自我表征并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展现出雄辩的能力”^[5]。

本雅明曾将 toof（一种多孔岩石制成的意大利建筑材料）作为那不勒斯的代言人：这种建材参与城市物理结构构建和历史演进进程中不仅承载了能量的流动和新陈代谢，其可渗透性也促进了以记忆和情感为基础的话语实践。这种“跨体性”（trans-corporeality）联结了肉身与外部世界，阐述了自然现象影响下人体展现的物质符号学意义，反映性别、阶级等社会现象的同时展现物质、符号和话语纠缠，物质成为文学叙事维度极具变革性的场域。

“物叙事”关注物质的文学作表征，即作为非人类的物质（或自然）在叙事文本中的描述和表现方式，以及物质中的意义生成和叙事能动性。文本成为物质自我投射的具体形式，与人类共同进入生产互动领域，并通过人类的物质想象进行言说，继而成为一种“衍射的文本”（diffractive text）。例如，雨作为能动物质打破人、自然、气候和文化间的二元对立，揭示现实是由层叠物质组成的意义网络，为具身体验开辟全新的途径^[6]；痛苦和死亡焦虑交织导致的话语错位促使生态恐惧症（Ecophobia）理论化，嵌入其中的叙事性物质阐释了肉身置于意义网络的亲缘性^[7]；在反对物质符号化的叙事中，拟人（anthropomorphism）作为一种启发式策略减少了人与非人物质之间的语言和伦理距离，倡导的对称性挑战了本质主义的视野及其规范构建，成为去人类中心、反二元本体论的武器。物叙事将叙事是传统叙事学演发的批判性实践。其出发点和主体从人类转向彼此联结的自然复合体，将更广泛的生命体

系纳入叙事研究的范畴中,敦促人类针对话语系统与物质世界结构性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反思。生态批评的从事者和作者应该避免沉浸在其自身特定的叙事之中,把自然世界的经验和关注、社会互往的纷繁复杂提炼为更宽广、更深沉且或许是更明白晓畅的文字说明^[8]。

三、物质能动性的政治向度

理解物质叙事能力,需将人的现实视野带入非人类现实的发展意义中^[9],这是物质生态批评政治维度的应有之义。对叙事主体边界的再讨论也对后人文主义伦理,特别是物质道德产生了重大影响。物质道德基于人类与非人主体共有的广泛物质性,探讨物质主体的复杂话语结构在特定政治环境中隐含的道德平衡,揭示人类应当承担的伦理关怀与责任,在实践中张扬物性,推动生命政治的解放。

放眼生物圈,不难发现自然界中的非人主体与人类主体保持着复杂的多物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共同构成的意义网络中,杂合交互而生的跨物种政治形式也屡见不鲜。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在“海洋起源、塑料行动和海洋中的新唯物主义”一章中将反思人与物关系的深刻哲思迁延至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海域,基于物质交换的“海洋跨体性”是显在的主题。跨体性强调的物质自我与政治、文化、经济要素息息相关,在后人类主义的构想中被定义为意义网络的物质机构场所。阿莱莫细数人类由海洋走向陆地。陆地走向生命体饱和状态的全过程,人类生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化的轨迹正是物质进行内部运动、跨越领域纠缠共生的有力证明。她将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塑料制品污染定义为人类不在场时的“工具化的替代人”(man's surrogate)^[10],这种为人所用后又被肆意抛弃的物质实体早已渗入消费主义时代的工业生产和生态体系,展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傲慢、难以消解的消费欲和征服欲,将企图在犯罪中隐形的人类纠缠在无法回避的生态伦理网络中。陆地生命与海洋生命的渗透共生带来物质主体界域的动态变化将人类与消费、污染以及环境正义紧密相连。

自然与非自然、自我与他者、正常与异类的纠缠也可类比为生态保护复原和人类机体修复,以此窥探现代环保和医疗技术如何重塑物质肉身^[11]。生态破坏、身体残障与医疗工业综合体中常态范畴产生的矛盾促使人类以更为包容的事业审视无所不在的物性,从对物的重新定义转向对人道主义的探求和宣扬。物质生态批评关注物质世界的力量和主体性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控制,在揭示权力关系的同时倡导环境正义、提倡生态民主、呼吁生态变革,为物的政治和人的政治提供了全新的阐发思路。

四、物质性指向的生态诗学

物质能动性在美学维度与诗歌(poiesis)息息相关,其独特的创造性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同时也在艺术、诗歌和哲学等方面参与意义生成和创造性构建。在自然诗歌中,物质能动性的诗性言说往往通过动物、植物、风景、生态系统等物质主体与人类主体间的情感联系得以表达。惠特曼的《草叶集》充斥着物质世界与人类身体在情感层面的亲缘关系。

同情是身体产生情感的模式之一，揭示了独立个体难以明确定义的界域概念，作为线索跨越躯体的联结，将生态意识扩展到包括非人和无机体在内的意义网络。充满物质能动性的同情概念揭示了人与非人共通的依恋和关怀模式，揭示了自然在影响人类福祉的同时塑造了自身，也塑造了外部世界^[12]。

物质生态诗学彰显“去人类中心化”的叙事底色，以非人主体的能动性为核心，召唤人类透过物质的自我言说，认识存在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自然，而是聚焦物质元素的交互共通性，与多元文化诗学类似，将聚合点由原野导向了社会^[13]，完成了从基于美学维度的内向诗意探寻到主张生态共生与环境正义的社会维度诗学转变。在这个层面，物质生态诗学与文学阐释者应对充满深重危机和情感麻木的新千年环境困境、理解警示与怀旧、爱与失去的话语^[14]的目标不谋而合。

五、结语

德勒兹和瓜塔里曾在其著作《千座高原》中提出“块茎”(rhizome)概念，挑战了艾布拉姆斯传统文论基于喻世界、作品和作者的“镜与灯”隐喻。与浪漫主义理论和批评传统不同，块茎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也不是观照的明灯或镜中之物，块茎的结构分支肆意延展，任何两点均可相互勾连，连接、繁殖、裂变和异质混合之中，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艺术、科学和社会思潮的环境间建立联系^[15]，而块茎产生的多元繁殖与当今第四次生态批评浪潮发展趋势不谋而合^[16]。以环境为根茎，以物质性为肇始，物质生态批评不仅涵盖了诸如阿莱默的跨体性、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生机唯物主义”(vital materialism)，昭示人与具有活力的非人物质作为环境的构建者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同样的自主权，人类中心主义和唯物质中心论，也衍生出诸如巴拉德(Karen Barad)的主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幽暗生态学”(dark ecology)等本体论范畴的反思。

近年来，生态批评由探讨文学与环境的显学转入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四次浪潮的冲击中逐步演化为新时代的“环境人文学”。这意味着生态批评发展的动力已跳脱出具体的自然环境或自然文学研究，将人类与外界（包括自然生成的环境、各式各样的人造物质、人文环境等）的关系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为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地域冲突和文化哲思提供理论支点。“环境人文学”是基于环境研究的人文议题，也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书写。在跨学科的多元研究视角下，从物质性的角度阐发环境变化和历史、宗教、文化、族裔问题的关系，从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野研究阐发文学作品的深厚意蕴，我们可以窥见，物转向背景下“块茎”的取譬描绘了环境人文发展所蕴含的有待挖掘的潜能；人与物的交互渗透，理论的块茎共生，环境人文的底色必将更加深厚。

参考文献

- [1]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7页。
- [2] [4] [5] [6] [7] [10] [11] [12] 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Material Eco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2-24; p.3; p.28; p.128; p.200; p.215; p.250.
- [3]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
- [8] [14]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36页；第63-64页。
- [9] 张媛，江玉琴：“物质生态批评视角下《发条女孩》的主体叙事研究”，《鄱阳湖学刊》，2023年第3期，第105页。
- [13] 叶玮玮：“生态正义研究与跨文化生态诗学建构”，《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07-213页。
- [15]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London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6-7.
- [16] 叶玮玮：“块茎性共生：物质生态批评理论探析”，《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32-44页。

Material Con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 Focus on *Material Ecocriticism*

Bu Lingxiao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1189)

Abstract: The “material turn” or “materiality”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fourth wave of ecocriticism,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rethinking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entities, and applying ecological theories to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ir co-authored book *Material Ecocriticism*, 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delve into the agency of matter, narrativity, and meaning generat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material turn, enriching the rhizomatic symbiosis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With *Material Ecocriticism* as a found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terial conception and critical framework of futur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ual visio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political dimension, and ecological poetics.

Keywor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Materiality;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cological Literature

作者简介: 卜灵晓，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英语小说与生态批评。

